

左龠外集

十八

五十八



左龔外集目錄

卷十八

王良傳

五頁

劉永澄傳

八頁

梁于涖傳

三頁

孫蘭傳

四頁

徐石麒傳

四頁

蔡廷治傳

三頁

王玉藻傳

三頁

廣陵三奇士傳

三頁

顏李二先生傳

三頁

朱澤澧傳

四頁

汪紱傳

六頁

全祖望傳 四頁

戴震傳 五頁

崔述傳 五頁

田寶臣傳 四頁

戴望傳 四頁

李長年傳 一頁

陳慶光傳 一頁

林慶鏞傳 一頁

費啟豐傳 一頁

馬孝子傳 一頁

張榮仁傳 一頁

孝子薛成傳 一頁

徐慕達傳 一頁

節孝君陳母傳 一頁

唐節母楊孺人家傳 二頁

胡鴻湘妻王宜人傳 一頁

艾子熙妻唐孺人傳 一頁

仲兄許仲先生行狀 二頁

王艮傳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業鹽不事詩書故先生幼輟誦讀年三十偕鄉人販鹽山東經孔林謁孔子廟慨然奮曰此亦人耳何竟爲萬世之師耶乃歸誦大學孝經及讀論語顏淵篇始大悟其理謂孔門之學非口耳之學也以聖自期必自躬踐禮教始

乃書四勿語於笏朝夕奉持

然先生之學以悟爲宗以經

證悟以悟釋經歷有年所人莫能窺其際也及正德六年乃大

昌厥旨謂行住語默皆在覺中

據明儒學案及李二曲觀錄謂先生當正德六年夢入墜壓

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手擎天起見日月列宿失次者咸整布如故萬人鼓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

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因題其座右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案此事不經或先生欲自行其學恐其不足以動衆也

遂飾佛家悟法華之說以證己以繼往開來爲己任時王陽明

巡撫江西宣究致良知之學東南人士雲集響應顧先生僻處

未之聞也有黃文剛者吉安人爲泰州塾師聞先生論詫曰儻

哉若人何其言之似吾王巡撫也先生喜曰有是哉信有斯人

論學如我乎吾將就正可否無以學術誤天下

明儒學案作先生喜曰有是哉

雖然王公談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即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茲從李二曲觀感錄說

買舟往江西以古服進見

明儒學案言先生製五常冠深衣大帶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可不服堯

之服乎踞坐辯論因縱言天下事陽明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先

生曰良雖草莽匹夫然堯舜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陽明曰舜

居深山何以終身忘天下先生曰當時有堯在上陽明然其言

坐漸側言及致良知先生嘆曰簡易直截良莫逮焉乃下拜稱

弟子退而繹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

悔陽明喜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

觀感錄作陽明喜曰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為苟從

予所樂也是心齋之學從懷疑入手懷疑者以己心之是非為是非不以他人之是非為是非也

先生復踞上

座反覆論難曲盡端委久之乃大悅遂為弟子如初陽明謂門

人曰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心矣居七月以省親

辭歸既而復詣江西艤舟金陵集太學諸生講學先生曰吾爲

諸君明六經大旨六經者吾心之注腳也道具於心道明則經

不必用經明則傳注不必窮

案此意本陸子靜所發亦尙懷疑而不尙墨守之證

時六館

之士畢集聞者悚然及陽明以外艱家居先生亦適越爲陽明

構講壇來學之士或從先生講授

觀感錄曰陽明以外艱家居四方學者日聚其門先生爲

構書院調度館穀以居而鼓舞開導多委曲其間即此事

既而嘆曰與人爲善仁人之心一

夫不向於善過在我也不可不以道易之

據此則先生所抱之志甚大欲使一國之

民皆從己學

乃製輕車蒲輪周流天下先詣京師沿途講說人士聚

聽多感動興起當是時陽明之學謗議蠱起適先生入都冠服

言動不與人同都人相顧愕眙目爲怪魁同門之寓都者促之

還適陽明以書見召乃復還會稽陽明以先生氣高行奇及門

三日不得見陽明送賓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良知過矣陽明

弗顧而人先生隨至庭下厲聲呼曰仲尼不爲己甚陽明揖之

使起至是斂圭角就夷坦及陽明起制兩廣卒於師內變外釁
禍機叵測先生往返數千里經紀其家爲之託孤議姻乃旋里
門是爲講學里門之始先生講學以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與
絜矩同故格物即爲反己能反己則人已互親先生之言曰格
之物身與天下國家如一物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即
格物之工夫又謂格如格物也本誠意正心修身謂立本也末
也本也誠意正心修身謂立本也末也本也誠意正心修身謂立
知不自反己是格物則工夫必又得於心然後反己也格物然
則不敢不敬我則國治天下格物則我必敬我則一家愛我則
國愛我則劉敬宗周曰淮南格物之說爲最正案格物之說當
格物也劉敬宗周曰淮南格物之說爲最正案格物之說當以
子爲宗先生以格物爲絜矩即論理欲焦理爲相仁耦之義所
好惡皆順民情也近儒戴東原論理欲焦理爲相仁耦之義所
論仁實則隱襲先生之說蓋於明體達用而外別立安身之說
人以自標其宗止善爲安身謂明德爲明體以親民爲達用以
子守身之義又謂安心中庸所以安身者爲上知其所止即周
蓋所謂安身者即謂安心中庸所以安身者爲上知其所止即周
保身以舍生殺生背於保身之道雖合於儒行愛死有待養身
有爲之義然已開臨難苟免之風此明儒學案所以斥之也

若闡明心體以本心爲理以私欲爲弊則與陽明之學相符先生

之言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又曰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便是欲又取程子性上不可增一物之說又作樂學歌曰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當此之時上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當此之時上自

公卿下自農賈萬衆環集先生抵掌其間啟以機瀹導以固有

直指本心隨機立教音欵顧盼使人意消承學之士光明洞開

如枯得脫如旅得歸其化民成俗之功不在陽明之下蓋先生

以百姓日用爲至道不假安排先生謂百姓日用處便是

姓不知便易失又曰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之理無用者皆謂之異端天性之體本自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又曰良知

自然雖未必盡當簡易直截則固陸子以蓋先生之學崇尙以

道體爲至渾先生之道不過欲人皆知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

先生以道體以入道爲至易先生大悟時曰我將天地育萬物是

聖說此與人便是學爲子累也此明亦先生以入道爲至或有持功太

故碩廉儒立感及齊氓先生又以周易見龍爲正位以身爲天

下國家之本正物者己身所負之責也是先生之言曰正己正物

惡只是己未盡善若盡善自轉易以此見己身不是小一正百

己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其以

重有如此天下聖人以道濟天下道寓於身身尊則道重言先生之

人以身道濟天下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亦至尊者此身

尊身不重道不得謂尊身尊道不重身亦不得謂之尊道須道

尊身尊方為至善故孟子言天下有學也者所以學為師學為

道以道殉身為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也長學為君也以天地萬物依於身不以身依天地萬物故必以

修身為本然後師道始尊處一家則為一家之師處一國則為

一國之師處天下則為天下之師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使天下

明其學則天下治是故出而不為帝者師是漫然苟出處不為

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皆為遺本皆為小成則先生所謂堯

舜君民者其在是與先生之言曰學不足以為人師皆苟道也

須講明此學實有諸己大本達道洞然無疑有此欄柄在手隨

時隨處無入而非行道矣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見明儒先生之言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伊傅

學案

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出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身雖不

仕然修身講學未嘗一日隱也嗚乎此可以觀先生之志矣先

生又有言天民隨命大人造命此語亦前儒所未闡中國古人多言隨命

而先生則言造命造命者人與天爭之謂也觀此可以見先生之志故先生雖以布衣終然同門

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湛甘泉呂涇野鄒東廓咸嚴重先生巡

撫劉節巡按吳悌至特疏薦聞當正德時武宗南巡太監矯旨索鷹犬及秦州里人惶

曰毋怖吾自當之躬往見太監太監為先生言論之先生婉辭

戢其下更與先生交驩擬見先生於武宗以尊顯之先生婉辭

謝避焉又講學泰州時郡守託先生門人欲隆禮敦迎先生謂

門人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往教則教不立矣使其誠能為善

則當求於我何以召為哉御史洪垣復為先生構東陶精舍今

此亦可見先生之風節御史洪垣復為先生構東陶精舍今

東台以居其徒而先生之學傳播東南學者稱為泰州學派云

先生卒於嘉靖初年年五十有八四方會葬者數千人趙貞吉誌其墓

耿定向傳其事胡植萬歷二十七年入祀孔廟先是萬歷十三

復祀先生於鄉賢萬歷二十七年入祀孔廟先是萬歷十三

能工部郎中蕭景訓題請從祀孔廟及二復追諡文貞萬歷三

給事中曹子朴胡忻請旨賜
論乃賜諡文貞見觀感錄
仲子名襃號東涯克以心學世其

家先生既歿弟子友教四方以徐樾即徐波石王棟為最著徐樾之

學傳為趙貞吉即大洲先生顏山農山農以游俠著聞一傳而為何

心隱其學崇尚自然而耿定向天台先生祝世祿無功先生周汝登海門先生

陶望齡石簣先生焦竑李贄咸私淑先生之學或鳩合儒釋浩汗而

不可方物漸失先生學派之真然求學自得不涉見聞推離還

源發蒙振瞶此固先生覺世之心也則諸弟子講學之功又焉

可沒歟復有樵夫朱恕者秦州草堰場人亦傳先生之學恕過齋

講堂每出樵采必詣門聽講或以授興化韓貞貞字樂吾審匠

饒講學從之游遂以倡道化俗為自任無論工賈傭隸咸從之

樵講學誘誨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穫畢則歷周各村講學

耿定向甚崇而林訥福建人賈於淮南棄賈夏廷美本江西一

之有樂吾集而林訥從韓貞游卒為大儒咸以卑賤之民聞風
齋之風慕之而以陳真晟本泉州大儒
擔任道統為己任陳真晟後亦成大儒
興起及口口宅夏士大夫諱言講學而泰州學派始衰然咸同

之交泰州有李晴峯者推明先生之學而稍易其宗弟子數百人傳其學者徧大江南北惜語祕莫或聞

李君講學泰州而江督沈葆楨欲捕之李

君乃自燬其書今著述傳於世者甚鮮

然孟子所謂百世之師者舍斯人而誰屬

哉

劉光漢曰昔陸子講學鵝湖以自立自重勉後學自立者不欲傍他人之謂也自重者不欲後他人之謂也然自立自重之基在於自信惟人人自信其所學斯不復溺陷於陳言不復自拘於流品故能以身任道特立於流俗之中今觀心齋先生以鹽販而昌心學見聞不與獨任真誠而講壇所在漸摩濡染幾及萬人下至於樵夫牧豎其始也特基於先生一念自信之心耳而覺世之功乃若此則世之逡巡畏縮而自甘暴棄者夫亦可以憬然矣昔孟子以伊尹爲聖之任吾於先生亦云

以爲然其言蓋有以自甘暴棄者夫事

細微而自甘暴棄者其出限州之發然異離而自甘暴棄者夫事

細微而自甘暴棄者其出限州之發然異離而自甘暴棄者夫事

細微而自甘暴棄者其出限州之發然異離而自甘暴棄者夫事

細微而自甘暴棄者其出限州之發然異離而自甘暴棄者夫事

細微而自甘暴棄者其出限州之發然異離而自甘暴棄者夫事

細微而自甘暴棄者其出限州之發然異離而自甘暴棄者夫事

細微而自甘暴棄者其出限州之發然異離而自甘暴棄者夫事

細微而自甘暴棄者其出限州之發然異離而自甘暴棄者夫事

細微而自甘暴棄者其出限州之發然異離而自甘暴棄者夫事

細微而自甘暴棄者其出限州之發然異離而自甘暴棄者夫事

細微而自甘暴棄者其出限州之發然異離而自甘暴棄者夫事

劉永澄傳

劉永澄字靜之一字練江揚州寶應人年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即立文公位朝夕展拜謂大丈夫當如是年十九舉于鄉飲酒有妓不往會試罷歸築土室讀書益刻苦奮勵以古聖賢自期凡古今人物及朝廷典章兵農錢穀尤邊要害莫不窮究原委萬曆二十九年成進士補順天儒學教授劉穎職方公年譜云公先擬館選會郡邑自謂非病身所觀咸為不平而公無幾微見顏色謁選當得輒遷以故皆傳舍視之公以興起人才為己任嚴程課飭行檢獨以興起人才為任云

羔雉之質不及于門北方學者稱為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華氏東林書院志云公遷國子監學正訓士如順天又年譜云時選司某猶子入太學越次乞滿竿牘至再公堅持不可最後以祭酒命臨之公應曰下官若有此例一聽公彈劾明公若有此例竟判允可也何必下官卒不能奪文震孟所撰行狀同時雷震郊壇先生上書李廷機乃先生為禮部尚書規以開言路語甚切直謂災異求直言自漢唐迄今未之有改若一切報罷塞

謬謬之門務庸庸之福傳之史冊尙謂朝廷有人乎廷機得書

默然繼楚宗妖書京察諸事起舉朝沸騰先生擬具疏陳得失

會其父繼善至京尼之不果上遂泣焚其艸復作書懷詩云憂時無計叫天聞諫

艸低徘徊且作藏不畏九關復作甲乙雜志此書未見及邱中雜記集

多有虎豹應憐華髮在高堂援古證今見者咸側目惟相國沈鯉

重其行諮以出處先生上以書略謂近日時事非獨與古之治

世異即亂世亦異蓋亂世不正則邪不用君子則小人也焉有

君子小人各蘊蒙而不露混擾而無別可以成世界乎且太阿

之柄操于上則治竊于下則亂今既不在上而下又無顯竊之

迹彈射之既無其的尋求之莫得其倪則膏盲無可施之功叢

神有不還之勢矣永澄嘗讀唐史蕭嵩引韓休爲相而心惡其

直盧杞引關播同升而目懾其言然休不以嫌逼而挫謬謬之

鋒播竟以避禍而甘靡靡之節此二人者所操既殊就名亦異

君子待小人之道可見于此矣又曰君子處小人之道莫備於易之夬有以君子陽附小人而徐圖其後者爻之若濡是也有以君子顯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象之揚庭是也從前之道爲曲爲隱狄仁傑行之于昌宗輩從後之道爲直爲顯張九齡行之于李林甫二者操術不同其爲君子一也夫君子豈不樂渾厚包容以成無競之風勢不可耳故君子雖不逆小人之詐而必不肯墮小人之奸雖不屑悻悻以博名高而亦不肯泯泯以晦己志清議直筆雖有俟于將來心術隱微自當白于天下若徒泥用晦之志期微罪之行即乞休未必得而天下萬世安能盡遺其迹而諒其心哉然此時又非不欲去之患不得去之患也非勇退之難退而不失其道之難也我朝劉文靖謝文正及近日王山陰皆侃侃諤諤退不踰時趙蘭溪則病疏屢數十上而不獲請豈前二君子見知之淺而蘭溪結主之深哉三君子